

用文字呐喊

邱晓雨◎编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阿来 莫言 张贤亮 贾平凹 韩少功 张抗抗 迟子建

中国最具穿透力的声音

中国最特立独行的思想

作家与世界
World Under Words
巅峰访谈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用文字呐喊

邱晓雨◎编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文字呐喊 / 邱晓雨编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1.9

ISBN 978-7-5502-0317-4

I. ①用… II. ①邱… III. ①作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4152号

用文字呐喊

作 者: 邱晓雨

总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010-83670231

责任编辑: 咎亚会

封面设计: 罗 鋈

版式设计: 肖 杰

电脑排版: 王红霞

责任校对: 陈德勇 丁 当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号2层 100011)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80千字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17.5印张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0317-4

定价: 3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3783806

“作家与世界”系列图书

总序

2010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开始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节目《环球名人坊》中，推出多语种深度系列访谈——“作家与世界”，旨在挖掘作家眼中的独特世界，向全世界推介中国作家及中国文学作品。访谈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受众的热烈反响。不少听众表示，希望能够留住这些转瞬即逝的声音，更细致地感受每一位作家的独特之处。“作家与世界”系列图书，即根据系列访谈节目开播以来的作家访谈实录和主持人采访手记整理辑录而成。

本套图书的出版，是作家和主持人交流、节目和公众对话的一种延续。图书采用人物访谈的形式，记录了张贤亮、迟子建、韩少功、贾平凹、莫言、张抗抗、阿来、王安忆、陈忠实等一大批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做客《环球名人坊》时披露的人生故事、心灵疆域和存在之思。知识性兼趣味性，强调书写方式与读者之间的亲切交流，让读者在心灵的喜悦中获取思想的启示，是本书追求的目标。

之所以定名“作家与世界”，是希望这不仅仅是一档文学赏析节目，也不仅仅讲述作家的人生故事，更希望读者能通过每次谈话，感受多彩的世界，提取人生的真义，体味生存的韵致，探寻作家的精神家园，破解他们与众不同的思考习惯，对习以为常的世界有更深入的认识。

“作家与世界”这档访谈节目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通常，很多大型系列采访节目会采用两名以上的主持人与所有嘉宾对话。而为了使“作家与世界”系列访谈具有更强的连贯性，在整个系列当中，我们只使用了一名主持人。她在对外联络、资料收集、提纲制作、采访剪辑等流程中要全面负责，她在完成了海量的阅读，熟悉大部分评论界对于作家的声音后，能够横向对整个作家群体进行对比，让作家敞开心扉，以他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态度和话语，留下诸多精彩的瞬间。这使访谈节目真正成为面对面的心灵对话，也烙上了主持人自身的鲜明风格和特色个性。系列节目想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主持人这根丝线，串联起中国作家这个独特群体，织就出一张纵横交错的网络。通过这张网络，让节目的听众和本书的读者，借助顶尖作家所拥有的高度，分享他们之所以成功的心灵底蕴，共同思考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体味一个更为深远的世界。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是国家对外传播的主力军，经过7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语种最多、全国媒体形态最全、海外受众最广的现代综合新型国际传媒，承担着“向世界介绍中国，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报道世界”的重任。中国作家协会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具有文艺门类齐全、文艺资源丰富、文艺人才荟萃的优势。相信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作家协会联手推出的“作家与世界”系列图书，将让世界更多的人增进对中国优秀作家作品的了解，增强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出积极贡献。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成员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总编辑

王康年

2011年9月

目录

CONTENTS

· · ·

“作家与世界”系列图书总序

001



• 阿来：浮华时代之中的本真质感 001

- 历史本身的真相跟事实，总得有人把它说出来，现在我也想清楚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讨谁高兴来活的，我们大概就是那种讨人不高兴的。



• 莫言：梦幻文字背后的现实足音 045

- 前几年我会说是请看我的《丰乳肥臀》，但是从2006年以后，我会改口了，我说你看一看我的《生死疲劳》，因为那里面我把很多的个人的奥秘，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全部写出来了。



• 张贤亮：传奇足迹之下的不老青春 093

- 第一个，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恐惧的东西，因为恐龙已经绝种了。第二个，幸福是一种愉快，能够长期地保持愉快，就是幸福，所谓知足者常乐，所谓知足者就是幸福的。



• 贾平凹：穿过笑骂评说，谁解真实心境 123

- 一生为什么老受争议，我一生一直在受争议，从我一开始写作就受批评。关键是有时写作我不管那些东西，我反正把我怎么想的，我把它写出来就对了，《废都》基本上也就是这样。

韩少功：精神世界的山南水北

165



- 当然，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压力巨大，甚至价值观迷茫，也特别容易让人苦闷，让人不舒服，让人很容易愤怒。不过，如果
- 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观非常清晰和稳定的时代，一切都由大人物安排好了，不需要我们思考了，难道就很有意思吗？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吧。

张抗抗：河流般的岁月成长

195



-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社会承担，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我试图跳出知青文学的套路，站在人性的高度上来反思
- 自身，超越知青文学的局限。

迟子建：心灵在夜晚绽放的光芒

223



- 在你生活很不如意，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这个写作的世界给予你的这种力量和安慰，超出了常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写作的
- 世界，跟大自然一样，对我是特别重要的。

用文字呐喊

阿来

浮华时代之中的本真质感

他曾是个放羊的孩子。

“如果你不跟羊说，不跟一个石头说，不跟一棵草说，不跟路上一只鸟说，你可能就是一个哑巴，就在那样一种环境。”



小说《尘埃落定》，让他家喻户晓。

“它可能是对西藏近代历史的一个最好的总结，一定要推荐的话，我就推荐这一本。”

在《空山》《格萨尔王》等作品中，他致力于让世人触摸西藏。

“人只能活这么几十年，也许写作对我这几十年是一种有效的扩张。”

什么是他的恐惧？

“我做噩梦都是这些东西。”

他如何看待自己？

“后来我突然发现，可能像我这样的人，从根本上来讲，是不适合婚姻的。”

他如何看待文学？

“如果没有文学，可能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阅读，没有那么多的思考，可能我们也就慢慢浑浑噩噩也就过来了。”

从阿坝山区到繁华都市，他如何寻找自己？

“在学会思想的那一天，你就确实学会怀疑了。”

他如何看待文化产业的发展？

“除了它本身作为物质，一本书跟一个纸杯一样，会赚一点儿利润之外，它确实对人的情感、对人的思想，是或多或少有影响的。”

他如何定义知识分子？

“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它还包含了气节、责任，这样一些今天中国人听起来比较严重的词，但是确确实实是有这样的含义与期许。”

本期《环球名人坊》对话藏族作家阿来，触碰他在浮华时代之中的本真质感。

“现在我也想清楚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讨谁高兴来活的，我们大概就是那种讨人不高兴的。”

阿来

浮华时代之中的本真质感



我所有书的努力，是让大家慢慢接近西藏

各位好，这里是《环球名人坊》，我是邱晓雨。本期“作家与世界”系列深度访谈中，我将对话的是阿来。

阿来是一位作家，但他却曾经因为一本杂志，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写作之外。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阿来还能不能再次写出《尘埃落定》这样的惊世之作。大家可能也不会想到，当阿来担任总编辑和社长的《科幻世界》，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之后，他还会选择辞职。这部让他放弃工作，再次开始投入到长篇创作中的作品，叫做《格萨尔王》。书籍的外包装上，有这样一行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一部让你读懂西藏人眼神的小说。”

邱晓雨：你好，阿来，欢迎光临《环球名人坊》。

阿来：你好。

邱晓雨：今天一上来，肯定会先从你的作品开始说，《格萨尔王》是你最新的作品了。

阿来：对。

邱晓雨：在封底上有一句话，说这是一部能让你读懂西藏人眼神的书，我特别关注“眼神”这个词。你照镜子的时候，会不会看你自己的眼神？

阿来：我这是从看一些外国电影学的，我看外国人老在镜子里看自己，后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自我怀疑、自我肯定、自我解剖，好像在这里头都是一个心力上对自己很深入的一个挑战，我觉得很有意思。

邱晓雨：你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眼神的时候，会读到这些东西？

阿来：对。

邱晓雨：那你觉得，如果说我们想读懂西藏人的眼神，看你行吗？你跟他们的眼神是完全一样的吗？

阿来：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现在书上的话，我得声明一句，不全是作家自己写的，现在市场经济了，出版社他们会攒些词儿出来，然后人家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写的。这个书出来之后，我都问出版社，我说我说过这个话吗，他们说你有一次喝酒的时候说的。但是我这个人有时候好酒贪杯，有时候也可能吧，某一次喝醉了，但是我觉得我也不一定离谱到这种程度。

邱晓雨：不是说酒后吐真言吗？

阿来：不。其实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现在一种写作，你说一个人，想代表一大群人，动不动就说我们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自己视为一个当然的代表。我觉得今天文学好像不是这么一种理念，而且在我自己的感觉当中，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合法的事情。

邱晓雨：你觉得没有权利代表那么多人，是吧？

阿来：对，你凭什么代表别人。第二个就是一个团体、一个族群、

一个国家，这里头的人，人家的诉求，尤其在今天这个多元化时代也是千差万别，物质上的诉求也罢，文化上的、精神上的诉求也罢，也是千差万别，你怎么可以代表人家？所以这个很难。但是出版社跟作家之间总是这样一种不尴不尬的关系，所以出版社把这句话印到书上以后，我觉得不能完全否定，得圆一下场，所以遇到媒体采访，我怎么说呢？我说这个可以视为我所有书的一个努力方向，让大家慢慢慢慢接近一个藏族，或者是接近一个西方人说的Tibet，就是西藏的这个真切的形象。

当然得在这儿说一下，就是在中国的语境当中的西藏跟西方语境当中的Tibet，其实是两个概念，就是在中国这个“西藏”是特指一个“西藏自治区”，而不包括别的地区，因为藏族还生活在别的地区、别的省区，西方当然就笼而统之，把青藏高原都这么叫了，但是最后我只能圆场。我说大概我所有的书，我希望就是读懂这种眼神，其实也就是对一个文化比较深入的了解，对一个族群比较深入的了解。

我希望我所有的作品，终其一生，将来我闭眼伸腿的时候，我所有的这些东西叠加起来，大致有这么一个效果，或者是这些东西显示出我曾经这么努力来着，但是，是不是能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我是一个怀疑论者，我不敢这么肯定。

不是我要走向世界，而是世界扑面而来

在《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等作品中，一直致力于展现并解读藏族文化的作家阿来，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这个地方俗称“四土”，也就是四个土司统辖之地。阿来的藏族血统来自于母

亲，他的父亲则是一个把生意做到川西北藏区的回族商人的儿子。阿来曾这样称呼自己：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邱晓雨：你感觉自己算是一个根儿上特别纯粹的藏族人吗？不管从最初的内心还是从受到文化渲染的角度。

阿来：我不觉得，过去可能曾经有一段时间会觉得，当然首先从血统来讲，我自己有一半的回族血统，但这个都不重要，任何一个人进入当今的这样一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再封闭在自己的环境里头。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还完全纯粹地、单一地生活在非常纯粹的自己的民族的文化里。

我在一个大学里有一个演讲，他们列了一个题目，要我说是怎么走向世界的，我就反其道而行之。我这个演讲后来作为一个论文到处传播，我说不是我要走向世界，而是这个世界扑面而来，就是今天我们不走向就不行了，这个世界它自己来了。我想，中国的近代史也就是这样，从1840年以来就是这个世界强行要来，我们不让它来，最后还是来了，就是这样一个抗拒、斗争的过程。

邱晓雨：应该是一个互动。

阿来：对，对。

邱晓雨：一开始可能很被动。

阿来：一开始被动，但是后来我们认为不让它来不行了，然后我们开始主动接纳。现在中国人又开始谈，我们的文化还要试图走出去影响别人，虽然可能还很艰难，但是毕竟现在开始有这个意识了。

邱晓雨：每个人从小成长起来，一开始觉得自己的家庭就是一个小圈子，然后才逐渐意识到，外头还有一个大圈子，世界很复杂。你什么

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向你扑面而来，有这种自觉的意识的？

阿来：当然，我们可能跟你们这一代人，或者是城市里头生活的人不同。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是在六七十年代慢慢长大，是在一个非常封闭的环境里头，而且不在城市里头，在乡村，尤其在青藏高原上的乡村，十几户人家，然后下一个村子在二三十公里以外，让你整天见到的就是那么一二百人。但是后来你终究是上学了，你进城了，当然那个时候，重要的是通过阅读你才开始接触到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东西，所以应该说，我们可能晚了一点儿。这也跟整个中国的80年代的这种思想解放有关系。

那个时候我已经二十五六岁了，可能我是属于比较觉悟早一点儿的，就是一定要进入它，而不是抗拒它。

邱晓雨：认识了这个世界，才能更好地找到自己的定位。

阿来：对，当然也有可能是你进入这个世界有一个风险，就是你容易失去自我。有些人他一辈子就是抗拒什么的时候，他自我定位很明确。在中国文化当中这种人很多，尤其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当中，可能这样的人更多，就是始终记住我是一个，或者始终告诉自己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族，觉得有了这个就可以了。

邱晓雨：一定要守住？

阿来：当然，这个自我定位当然是很明晰，他们可能一分钟都没有怀疑过自己。但是，这个其实也妨碍了人家对他的进入，同时也妨碍了他对别的世界的进入。但是，我们可能是急于进入到别的世界当中去的人，就是现在在理论上他们也讲，后殖民时代就是身份认同问题，就是失去自我的焦虑、失去文化的焦虑，他会怎么样存在。

邱晓雨：失去自我，但是得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阿来：对，然后你又在这个世界当中重新找到位置，但是可能当又一次再面临一个更广大世界的时候，你会再一次失去位置，那么再找。

自定义：敏感，怀疑，自信

邱晓雨：今天你肯定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了，不过你再走十年，可能还有重新的认知。现在让你给自己定位的话，我们希望每个作家能够用三个词儿。你会是什么样的三个词儿？

阿来：我想这是三个矛盾的词儿。敏感，敏感不是那种小的敏感；怀疑，就是始终在怀疑。

邱晓雨：对一切，是吗？

阿来：对。

邱晓雨：敏感呢，主要是对什么？

阿来：敏感是对周围的这种变化，周围的环境；怀疑是对现存的很多东西。人生的认同就是人家告诉你是什么，但是我们始终是那种在学会思想的那一天，你就确实学会怀疑了。第三个词，其实是通过这个慢慢建立一种自信。

邱晓雨：在不断地审视的过程当中，你相信自己的判断。

阿来：对，对，自信其实并不是说我就是骄傲、我就是什么，而是说自信，自己选择的这样一种方式是正确的。

邱晓雨：下一个问题你可以不答。是一个很多正常人可能不愿意回答的题：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阿来：这个是正常人都应该回答的问题。

邱晓雨：但是可能好多人还没有想好。

阿来：我希望就是无疾而终。我们知道死亡对大部分人来讲，从认识上是比较痛苦的过程。第二个，我觉得无疾而终在中国文化当中还包括一种含义，可能就是老天对一个好人的一个酬答，我觉得至少我不是坏人，它大概会让我少受一点儿折磨。我不祈求像过去的中国皇帝一样，说你让我长生不老，我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觉得你让我死的时候，有一点儿尊严，太痛苦是会让人失去尊严的。

邱晓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假如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什么都可以，你会要求什么？

阿来：我会要求，比如说它让我知道，看到一百年以后，或者是一千年以后，它让我看看那个时代的某一个场景，那个时候的人是什么样子，社会是什么样子。

邱晓雨：这个要求太远大了，我估计老天爷都不会轻易答应。

阿来：不答应就算了。

写作对于我这几十年是一种有效的扩张

想要知道未来的阿来，其实非常善于回首历史。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写到了20世纪40年代，四川阿坝地区的一段日子。故事是这样开场的：

“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母亲正在铜盆中洗手，她把一双白净修长的手浸泡在温暖的牛奶里，噓噓地喘着气，好像使双手漂亮是件十分累人的事情。她用手指叩叩铜盆边沿，随着一声响亮，盆中的牛奶上荡起细密的波纹，鼓荡起嗡嗡的回音在屋